

中国现代作家选集

萧红

王
述
编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三联书店香港分店

联合编辑出版

编者：王 述
责任编辑：孙可中 盛绮云
装帧设计：沙 戈

萧 红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 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市通县辛店印刷厂印刷

字数168,000 开本850×1168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7 $\frac{5}{8}$ 插页6

1984年2月北京第1版 1984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0,001—21,000

书号 10019·3547 定价 0.90元

悼 萧 红(代序)

萧红死去已四十余年了，今年又逢她的七十岁诞辰。国内、国外的有心人士都在研究她、纪念她，发表了很多的纪念文章。内中定有许多卓越之见，可惜我不能亲自阅读。

回想起在三十年代，萧氏夫妇初到上海时的情况，还是历历在目的。

第一次是鲁迅先生为我们安排了会见，在四马路小花园弄的梁园（河南菜馆）请客，目的是介绍我和别的朋友们与他们见面。可惜约我赴约的信，被我的小姨子耽误了，她第二天才送来。这使我失去与他们见面畅谈的机会，还让他们失望久等。我现在想起还感到对不起当时鲁迅先生的一片精心的安排，他是要我带着妻子和初生的婴儿一同赴宴的。

不久我们在别的情况下见面了。见到了这一对来自被敌人占领的国土，而用笔参加了民族解放斗争的青年夫妇，是使我高兴的。尤其是萧红，我觉得她很坦率、真诚，还未脱女学生气，头上扎着两条小辫，穿著朴素，脚上还穿的是球鞋呢。没有当时上海滩上的姑娘们的那种装腔作势之态。因此虽是初次见面，我对他们就不讲客套，可以说是一见如故了。

后来她将她的中篇小说给我看了，告诉我它还没有名字，又希望我能它为它写序。我当时就辞谢了，要他们仍请鲁迅先生写。但是鲁迅先生在和我闲谈中，却叫我写，说他一人写两本书的序，不太好，又实在没什么好说，就叫我写一篇。我就答应写一

篇读后记。

读了这个中篇，我吃惊于作者对她所写的人物的敏锐的感觉，用字的大胆，和特殊的风格，这是一个有着发光的才华的未来的女作家。我在后记里这样写了——

这是用钢戟向晴空一挥似的笔触，发着颤响，飘着光带，在女性作家里面不能不说是创见了。

然而，我并不是说作者没有她底短处或弱点。第一，对于题材的组织力不够，全篇现得是一些散漫的素描，感不到向着中心的发展，不能使读者得到应该能够得到的紧张的迫力。第二，在人物底描写里面，综合的想象的加工非常不够。个别地看来，她底人物都是活的，但每个人物的性格都不凸出，不大普遍，不能够明确地跳跃在读者底面前。第三，语法句法太特别了，有的是由于作者所表现的新鲜的意境，有的是由于被采用的方言，但多数却只是因为对于修辞的锤炼不够。我想，如果没有这几个弱点，这一篇不是以精致见长的史诗就会使读者感到更大的亲密，受到更强的感动罢。

当时我这样写，并不是苛求。因为她是有能力克服这些短处或弱点的。作为一个朋友，我应尽的责任，就是向她说心里的真话。这在今天萧红热的浪潮中，当然就不合时宜了。

他们的两本书《八月的乡村》和《生死场》为民族解放斗争增强了力量，也为我们左翼文艺工作带来了新的气息。由于是自费印的，发行很困难。我曾从鲁迅先生那里，十本二十本的拿去，交给当时左联的工人文艺小组代为推销。说老实话，那时我带着那么一大包不合法的书，如果遇到了巡捕（上海租界的警察）抄靶子（搜身），是有被捉到官里去的危险的。

萧红后来又写了许多短篇小说和散文，有些实在写得好，看得出在文字修饰和对人物刻画方面有很大的进步。我常忍不住

在萧军面前夸萧红。我说：“她在创作才能上可比你高，她写的都是生活，她的人物是从生活里提炼出来的，活的。不管是悲是喜都能使我们产生同鸣，好象我们都很熟悉似的。而你可能写得比她的深刻，但常常是没有她的动人。你是以用功和刻苦，达到艺术的高度，而她可是凭个人的天才和感觉在创作……。”一向非常骄傲的萧军，在这方面他是完全承认了的。只不好意思地笑笑说：“我也是重视她的创作才能的，但她可少不了我的帮助。”这时萧红多半是很委屈的撇了撇嘴。

这两本书销售很好，不久他们就成了名作家了。卖稿不成问题，还有人拉拢捧场。这时生活好了，不用发愁了，同时也就滋生了高傲情绪。尤其在他们夫妇之间，我感到反而没有患难与共时那么融洽那么相爱了。

八·一三上海沦陷后，我们相继到了武汉。当时我创办了《七月》文艺月刊，他们很乐意帮助我，并成为我的同人之一。不过在火热的抗日斗争时期，他们一下子还无法投入似的，未能写出反映抗日的令人满意的作品。他们自己可能也感到了，就答应到山西临汾民族革命大学去教书并参加抗日救亡工作。我当时是十分希望并祝愿他们能获得双丰收，为革命文艺和抗日战争贡献力量！

第二年初夏她回武汉了，而伴同她回来的是 T。当她告诉我已和萧军分离了，我并不吃惊，我一直感到他们迟早是会分开的，但是目前这种情况，可使我迷惑不解了。我向她坦率地表示了我的意见，可能伤了她的自尊心，尤其使 T 感到不高兴。这以后，我们就显得疏远了。

在重庆，我们又再见，她常来看我们，如果是她一个人来，我们谈得很好，如果是他们两个人，就显得无话可说似的。可能是

我不愿说，她不敢随便说。

有一次她一个人来我家看我，我不在，我妻子将萧军新近寄来的新婚照片给她看了。她看后好半天没有作声，看出这在她的感情上是一个不小的打击。她没有等我，就匆匆的走了。后来我们虽同住在北碚乡下，我只听靳以告诉我，她生活方面的一些不愉快的情况，她一直没有来看过我们。可能这与照片有关，她把我看做是萧军党了吧。

她忽然没有告诉任何人，随 T 乘飞机去香港了。她为什么要离开当时抗日的大后方？她为什么要离开这儿许多为她熟悉的朋友和群众？而要到一个她不熟悉的、陌生的、言语不通的地方去？我不知道，我想也没有谁能知道她的真正的目的和打算吧？这样她就和我们远离了，她的情况我们就无法知道了。

一九四〇年，我也到了香港。不久知道萧红健康情况不佳，住在家里养病，我去看过她。

她比过去显得更瘦、更苍白。虽然躺在床上精神倒还好，很高兴地和我聊天，记得她当时很兴奋地说：“我们办一个大杂志吧？把我们的老朋友们都找来写稿子，把萧军也找来。”她又说：“如果萧军知道我病着，我去信要他来，只要能来，他一定会来看我帮助我的。”

她的这种怀旧的心情，我是能理解的，但是她为什么这样寂寞、孤独呢？我只能劝慰她，希望她好好保重身体，安心养病。以后是能见着这些老朋友的，还有许多做不完的工作呢！

香港沦陷时，我们逃离香港，都不知道她的情况。一直到我们到了桂林后，才从骆君口中得知她已病死在香港医院了。

她到香港后写的作品，我没有能读到，不敢妄加评语。但这

一位有才华的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，为民族解放战争、为控诉旧社会的暴行进行过斗争的革命女作家，未能完成历史赋予她的使命而带着一颗破碎的孤寂的心，只三十一岁的青春，就含恨地与世长辞了！怎能不使我们感到痛心和惋惜！

人们并没有忘却她，给予了她生前未能得到的热情的爱戴和荣誉，这是可以告慰她于九泉之下的！

胡风口述 梅志整理

一九八一年除夕夜

目 录

悼萧红（代序）	胡 风 1
永久的憧憬和追求	1
蹲在洋车上	3
家族以外的人	9
失眠之夜	45
王阿嫂的死	49
看风筝	59
夜风	65
手	74
王四的故事	90
牛车上	95
桥	106
旷野的呼喊	119
山下	146
逃难	172
朦胧的期待	180
小城三月	189
萧红和她的文学创作	王 述 213
萧红著作编目	王 述 223

永久的憧憬和追求

一九一一年，在一个小县城里边，我生在一个小地主的家里。那县城差不多就是中国的最东最北部——黑龙江省——所以一年之中，倒有四个月飘着白雪。

父亲常常为着贪婪而失掉了人性。他对待仆人，对待自己的儿女，以及对待我的祖父都是同样的吝啬而疏远，甚至于无情。

有一次，为着房屋租金的事情，父亲把房客的全套的马车赶了过来。房客的家属们哭着，诉说着，向着我的祖父跪了下来，于是祖父把两匹棕色的马从车上解下了还了回去。

为着这两匹马，父亲向祖父起着终夜的争吵。“两匹马，咱们是不算什么的，穷人，这两匹马就是命根。”祖父这样说着，而父亲还是争吵。

九岁时，母亲死去。父亲也就更变了样，偶然打碎了一只杯子，他就要骂到使人发抖的程度。后来就连父亲的眼睛也转了弯，每从他的身边经过，我就象自己的身上生了针刺一样：他斜视着你，他那高傲的眼光从鼻梁经过嘴角而往下流着。

所以每每在大雪中的黄昏里，围着暖炉，围着祖父，听着祖父读着诗篇，看着祖父读着诗篇时微红的嘴唇。

父亲打了我时候，我就在祖父的房里，一直面向着窗子，从黄昏到深夜——窗外的白雪，好象白棉一样地飘着；而暖炉上水壶的盖子，则象伴奏的乐器似地振动着。

祖父时时把多纹的两手放在我的肩上，而后再放在我的头上，我的耳边便响着这样的声音：

“快快长吧！长大就好了。”

二十岁那年，我就逃出了父亲的家庭。直到现在还是过着流浪的生活。

“长大”是“长大”了，而没有“好”。

可是从祖父那里，知道了人生除掉了冰冷和憎恶而外，还有温暖和爱。

所以我就向这“温暖”和“爱”的方面，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。

蹲在洋车上

看到了乡巴佬坐洋车忽然想起一个童年的故事。

当我还是小孩的时候，祖母常常进街。我们并不住在城外，只是离市镇较偏的地方罢了！有一天，祖母她又要进街，她命令我：

“叫你妈妈把斗风给我拿来！”

那时因为我过于娇惯，把舌头故意缩短一些，叫斗篷作斗风，所以祖母学着我，把风字拖得很长。

她知道我最爱惜皮球，每次进街的时候，她问我：

“你要些什么呢？”

“我要皮球。”

“你要多大的呢？”

“我要这样大的。”

我赶快把手臂拱向两面，好象张着的，鹰的翅膀。大家都笑了！祖父轻动着嘴唇好象要骂我一些什么话，因我的小小的姿态感动了他。

祖母的斗风消失在高烟囱的背后。

等她回来的时候，什么皮球也没带给我，可是我也不追问一声：

“我的皮球呢？”

因为每次她也不带给我；下次祖母再上街的时候，我仍说是要皮球，我是说惯了！我是熟练而惯于做那种姿式。

祖母上街尽是坐马车回来。今天却不是，她睡在仿佛是小槽子里，大概是槽子装置了两个大车轮。非常轻快，雁似的从大门口飞来，一直到房门。在前面挽着的那个人，把祖母停下。我站在玻璃窗里，小小的心灵上，有无限的奇秘冲击着。我以为祖母不会从那里头走出来，我想祖母为什么要被装进槽子里呢？我渐渐惊怕起来，我完全成个呆气的孩子，把头盖顶住玻璃，想尽方法理解我所不能理解的那个从来没有见过的槽子。

很快我领会了！看见祖母从口袋里拿钱给那个人，并且祖母非常兴会，她说叫着，斗风几乎从她的肩上脱溜下去！

“呵！今天我坐的是东洋驴子回来的，那是过于安稳呀！还是头一次呢，我坐过安稳的车子！”

祖父在街上也看见过人们所呼叫的东洋驴子，妈妈也没有奇怪。只是我，仍旧头皮顶撞在玻璃窗那儿。我眼看那个驴子从大门口飘飘的不见了！我的心魂被引了去。

等我离开窗子，祖母的斗风已是脱在炕的中央，她嘴里叨叨地讲着她街上所见的新闻，可是我没有留心听，就是给我吃什么糖果之类，我也不会留心吃，只是那样的车子太吸引我了！太捉住我小小的心灵了！

夜晚在灯光里，我们的邻居，刘三奶奶摇闪着走来，我知道又是找祖母来谈天的，所以我稳当地占了一个位置在桌边。于是我咬起嘴唇来，仿佛大人样能了解一切话语。祖母又讲关于街上所见的新闻，我用心听，我十分费力！

“……那是可笑，真好笑呢！一切人站下瞧，可是那个乡下佬还不知道笑自己。拉车的回头才知道乡巴佬是蹲在车子的前面，放脚的地方，拉车的问：

‘你为什么蹲在这地方？’

他说怕拉车的过于吃力，蹲着不是比坐着强吗？比坐在那里不是轻吗？所以没敢坐下。……”

邻居的三奶奶，笑得几个残齿完全摆在外面。我也笑了！祖母还说，她感到这个乡巴佬难以形容，她的态度，她用所有的一切字眼，都是引人发笑。

“后来那个乡巴佬，你说怎么样！他从车上跳下来，拉车的问他为什么跳？他说‘若是蹲着吗！那还行，坐着！我实在没有那样的钱。’拉车的说：‘坐着我不多要钱。’那个乡巴佬到底不信这话，从车上搬下他的零碎东西，走了。他走了！”

我听得懂，我觉得费力，我问祖母：

——你说的，那是什么驴子？——

她不懂我的半句话，拍了我的头一下，当时我真是不能记住那样繁复的名词。

过了几天祖母又上街，又是坐驴子回来的，我的心里渐渐羡慕那驴子，也想要坐驴子。

过了两年，六岁了！我的聪明，也许是我的年岁吧！支持着使我愈见讨厌我那个皮球，那真是太小，而又太旧了！我不能喜欢黑脸皮球，我爱上邻家孩子手里那个大的。买皮球，好象我的志愿，一天比一天坚决起来。

向祖母说，她答：“过几天买吧！你先玩这个吧！”

又向祖父请求，他答：“这个还不是很好吗？不是没有出气吗？”

我得知他们的意思是说旧皮球还没有破，不能买新的。于是把皮球在脚下用力捣毁它，任是怎样捣毁，皮球仍是很圆，很鼓。后来到祖父面前让他替我踏破！祖父变了脸色，象是要打我，我跑开了！

从此我每天表示不满意的样子。

终于在一个晴朗的夏日，戴起小草帽来，自己出街去买皮球了！朝向母亲曾领我到过的那家铺子走去。离家不远的时候，我的心志非常光明，能够分辨方向，我知道自己是向北走，过了一会，不然后！太阳我也找不着了！一些些的招牌，依我看来都是一个样，街上的行人好象每个要撞倒我似的，就连马车也好像是旋转着走。我不晓得自己走了多远，但我实在疲劳。不能再寻找那家商店。我急切地想回家，可是家也被寻觅不到。我是从哪一条路来的？究竟家是在什么方向？

我忘记一切危险，在街心停住，我没有哭，把头向天，愿看见太阳。因为平常爸爸不是拿着指南针看看太阳就知道或南或北吗？我既然看了！只见太阳在街路中央，别的什么都不能知道，我无心留意街道，跌倒在阴沟板上面。

“小孩！小心点！”

身边马车夫驱着车子过去，我想问他我的家在什么地方，他走过了！我昏沉极了！忙问一个路旁的人。

“你知道我的家吗？”

他好象知道我是被丢的孩子，或许那时候我的脸上，有什么急慌的神色，那人跑向路的那边去。把车子拉过来，我知道他是洋车夫，他和我开玩笑一般：

“走吧！坐车回家吧！”

我坐上了车，他问我，总是玩笑一般地：

“小姑娘！家在哪里呀？”

我说：“我们离南河沿不远，我也不知道哪面是南，反正我们南边有河。”

走了一会，我的心渐渐平稳，好象被动荡的一盆水，渐渐静

止下来，可是不多一会，我忽然忧愁了！抱怨自己皮球仍是没有买成！从皮球联想到祖母骗我给买皮球的故事，很快又联想到祖母讲的关于乡巴佬坐东洋驴子的故事。于是我想试一试，怎样可以象个乡巴佬。该怎样蹲法呢？轻轻地从坐位滑下来，当我还没有蹲稳当的时节，拉车的回过头来：

“你要做什么呀！”

我说：“我要蹲一蹲试试，你答应我蹲吗？”

他看我已经在车前放脚的那个地方，于是他向我深深地做了一个鬼脸，嘴里哼着：

“倒好哩！你这个孩子，很会淘气！”

车子跑得不很快，我忘记街上有没有人笑我。车跑到红色的大门楼，我知道到家了，我应该起来呀！应该下车呀！不，目的想给祖母一个意外的发笑，等车拉到院心，我仍蹲在那里，象耍猴人的猴样，一动不动。祖母笑着跑出来了！祖父也是笑！我怕他们不晓得我的意思，我用尖音喊：

——看我！乡巴佬蹲东洋驴子！乡巴佬蹲东洋驴子呀！——

只有妈妈大声骂着我，忽然我怕她要打我，我是偷着上街。

洋车忽然放停，从上面我倒滚下来，不记得被跌伤没有？祖父猛力打了拉车的，说他欺侮小孩，说他不让小孩坐车让蹲在那里。没有给他钱，从院子把他轰出去。

所以后来，无论祖父对我怎样疼爱，心里总是生着隔膜，我不同意他打洋车夫，我问：

“你为什么打他呢？那是我自己愿意蹲着。”

祖父把眼睛斜视一下：“有钱的孩子是不受什么气的。”

现在我是二十多岁了！我的祖父死去多年了！在这样的年代中，我没发现一个有钱的人蹲在洋车上，他有钱他不怕车夫吃

力，他自己没拉过车，自己所尝到的，只是被拉着的舒服滋味。假若偶尔有钱家的小孩要蹲在车箱中玩一玩，那么孩子的祖父出来，拉洋车的便要被打。

可是我呢，现在变成个没有钱的孩子了！

一九三四年三月十六日